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五十一至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許立學

謄錄監生臣姜今熙

太平廣記卷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陳師

陳金

侯道華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數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錬丹於藥院中藥成疑功未

究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玄師門徒周悟仙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事悟仙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灑掃隸役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啗之一旦道華執斧科古松枝垂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道華房中亡所見古松下施案致一盃水仍脫雙履

案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視之中留一首詩云帖裏大
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慙愧深珍
重珍重鄧天師他年鍊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
速鍊莫為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字稱去
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
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
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
按視蹤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疋並賜御

衣修飾廊殿賜名昇仙院出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藍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其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盃酌甚相懽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

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面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並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王老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猫棄而不去風定其傭打

麥二人乃遺在别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存焉出續仙傳

陳師

豫章逆旅梅氏頗濟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匕筯君亦宜來會可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許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久之將迴偶得

一小逕甚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乆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昨所得椀贍客視之乃金椀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比不復見矣出稽神録

陳金

陳金者少為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

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一白鬚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氣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為藥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那得有香氣金知硫黃之異旦輒汲水服之至盡城中入舍僧寺偶與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

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為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五十一

太平廣記卷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陳休復　殷天祥　閭丘子

張卓

陳休復

陳休復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

之者五六人常為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休復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休復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休復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虫蛆流出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讜時加禮異為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駢擁旄三州皆感望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休復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著也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為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劚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劚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休復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

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甞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休復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休復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休復與使者偕行未甞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為祈謝休復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

多不可備載光啟元年大駕還京休復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邠帥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諳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休復之術素為人所傳俄為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歳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休復在長安駕

駐華州休復亦至興德府矣出仙傳拾遺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又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原節度延之禮重慕其道術房中之事及寶移鎮

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
益甚每日醉歌曰彈琴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觧醞頃刻
酒能開非時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
仙翁也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
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
之自後搆飾花院鏁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
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祟俗傳女子花神
也是以人共寶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

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縱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竇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竇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以感妾於是女子黯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
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實與一城士庶驚異之
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
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
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
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
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但
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

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
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絶倒久之主人祈謝於
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
如舊畧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
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
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歴
歴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十年薛朗劉
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殺無辜前上饒牧

陳全裕經其境搆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盡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出續仙傳

閭丘子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閭丘

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閭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無愧於心乎閭丘子嘿然有慚色後數歲閭丘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貲産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

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巵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駡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僭居官秩邪且吾與汝為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鄭常好黄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

喜謝曰先生眞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爲居山林中無補矣又玄即辭去燕遊濮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辨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閭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

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駡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邪又玄鷩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我太清眞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于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眞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甚慚恚竟以憂卒出宣室志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與書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問求水童歸逡巡見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之大仙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為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滑清冷身覺輕

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其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履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馬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内粧飾一女

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聞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聞奏勑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擒之卓因舉臂如抵牆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斂鬂刺之卓乃開口鋒及斷折續又勑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曁勑使皆仰仆焉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

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尚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為大江波濤浩淼闊三二里妻以霞帔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遥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會昌解頤錄

太平廣記卷五十二

太平廣記卷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進　維揚十友

金可記　楊眞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客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

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歴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㝷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責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㝷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㝷曰甚易於是截

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霓喜曰君眞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黄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霓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霓乘麒麟茂實與黄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霓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

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衆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曰阿郎何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於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更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窻户階闥屏幃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

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
五刼後當復相見覓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
清真人名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
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遭如為山者掬土增高不
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
經六七刼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曰大海水半
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倐已一世
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

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為營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黄頭執之覔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覔抽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覔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旦蓮花峰上有綵雲車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時忽若有人見名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斂也明日望之蓮花峰上果有綵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

與眷屬再出遊山後不知所在也出續玄怪録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劔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劔州歴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小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柏絶粒時有慼降時三川饑儉斛㪷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野葛山芋以充饑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

進曰上帝以汝夙禀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勑我迎
汝受事於上京也不覺騰空逕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
霞漿賜之徐謂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
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禀五形之秀生五
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
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
而不禦寒徒施其勞曾無愛惜者斯固神明所責天地
不佑矣近者地司岳瀆所奏以世人厭擲五穀不貴衣

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當為上宮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此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謝一年再為之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衍矣

龍虎之年復當名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出仙傳拾遺

維揚十友

維揚十友者皆家產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為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為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著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

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
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為責今十人置
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為一會以答厚恩約以
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
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為遠草莽中茆屋兩
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
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
令掃除舍下陳列籧篨布以管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

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醯鹽竹筯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帊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為喜既撤油帊氣熥熥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飡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孽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

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為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為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剋心追求更莫能見出神仙感遇傳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

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阻拒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伏侍者可記獨居靜室宮女

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内常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漫果有五雲㶁竊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塡隘山谷莫不瞻禮歎異出續仙傳

楊眞伯

弘農楊眞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

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真伯頗以為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窓牖間真伯滛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啓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欵曲真伯殊不應青衣自返三更後聞户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

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真伯案
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愀然而去真伯因起乃
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
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
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

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闒茸衣服淬敝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廐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㸌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為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内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爐中累三十斤炭支三

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
機清話該博真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
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朶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
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内
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朶五色者自劚
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
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
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

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繼意甚懇懃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倣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為五十六字詩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

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

揮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

花色一如其説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

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

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

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出仙傳拾遺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其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唯高上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

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
昇輔相頗著調燮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
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
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
具以對瞻驚嘆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以皤然
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子為兄弟手
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歎謂瞻曰可復

修之否瞖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别話平生隔濶之事一夕失瞖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出續仙傳

盧鈞

唐相國盧公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

飾敝故踰垣而入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名人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康愈倍常後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

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也以君爲郡去年雪寃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坂分施貧病而已自此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逕期也自是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

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宮耳與知微揖别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傳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殽饌甚

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詰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上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别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為信及齎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為石矣洞中左右散麪溲麪堆

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濶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屐跡往来皆二三尺纔知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輿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十年資糧留於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南上四十里為下定思又上十里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

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飯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青州牟平縣而食僧俄變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始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而為石矣出神仙感遇傳

費冠卿

費冠卿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别相國鄭公餘

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爲手札
盈幅緘以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
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
之也費因請公畧批行止書末責其因所慰薦稍垂青
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
劉劉閲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而無報
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
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劈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

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有閤子中既而閉門鏁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隙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篲畚掃除堂之内外庭廡陛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一更忽有異香之氣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

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聞閤下費聞之已覺氣清神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人間之曲仙人忽問劉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某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自長安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

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酒一杯送閤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半盃即以階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當相見也既去劉郎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亦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傳

沈彬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恒以朝修服餌爲事嘗遊郁木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際見女仙數十冉冉而下逕至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爐中已而自悔曰吾生平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恒誡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

然磚壙製作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諦視之頗類於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寶洞之南門也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軒轅彌明　蔡少霞

鄭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每得

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録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為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白馬從白衣者共七人詣褐褐禮接之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之慙未發言忽語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門而好凌

人侮俗何道可冀乎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已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髣髴耳子之三毒未翦以冠簪為飾可謂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軒轅彌明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喜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常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還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古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

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貌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次傳與喜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胆圓如戴馬纓喜又成

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强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礲去圭角浮潤著光精訖又授喜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撑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其等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

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即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炨無計離鉼罌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敝不與寒涼并忽罹翻溢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區區徒自傲瑣瑣安足呈難比俎豆用不為手所撜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

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
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
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累問不
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
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
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
若將便旋然久不返覔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
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於代焉出仙傳拾遺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浙間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瞰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絶尤諧夙尚偶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隨之遠遊乃至城

郭一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淨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遥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懸子處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録胡乃拒違俄有二童自北而來一棒牙箱内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齋筆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

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洩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棟臬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霞樓横祥霓驄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為

鹿幘人促之匆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録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異記

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但呼為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閒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岳攜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

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爇火將宿遣僕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之聲喉中氣麤有光如雞子遶逕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後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出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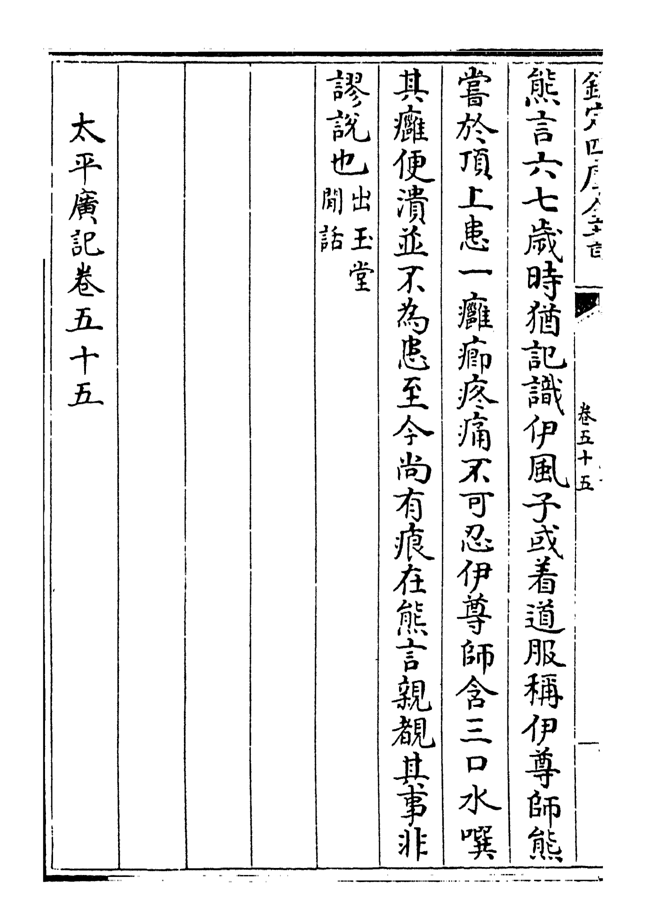
伊用昌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夫雖饑寒丐食終無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戲調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飲多狂逸時人皆呼為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為衆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夫妻唱和或宿於古寺廢廟間遇物即有所詠其詞皆有旨熊只記得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餘多不記

江南有芒草貧民採之織屨緣地土卑濕此草耐水而貧民多着之伊風子至茶陵縣門大題云茶陵一道好長街兩畔栽柳不栽槐夜後不聞更漏鼓只聽鎚芒織草鞋時縣官及胥吏大為不可遭衆人亂毆逐出界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處不要覆窠而君須要覆窠之譬如騎惡馬落馬足穿鐙非理傷墮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輕薄之態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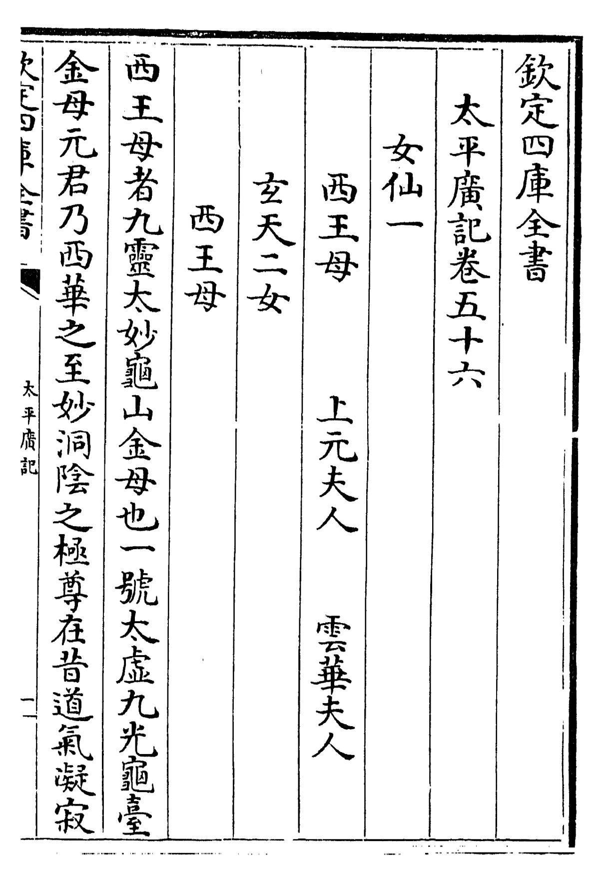
肉一二十觔於鄉校内烹炙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為肉所脹俱死於鄉校内縣鎮吏民以蘆蓆裹尸於縣南路左百餘步而瘞之其鎮將姓丁是江西廉使劉公親隨一年後得替歸府劉公已薨忽一旦於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敘舊事執丁手上酒樓三人共飲數㪷丁大醉而睡伊風子遂索筆題酒樓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從玄不復玄已在淮南雞犬後而今便到玉皇前題畢夫妻連臂高

唱而出城遂渡江至遊帷觀題真君殿後其銜云定億
萬兆恒沙軍國主南方赤龍神王伊用昌詞云日日祥雲
瑞氣連應儂家作大神仙筆頭灑起風雷力劍下驅馳造
化權更與戎夷添禮樂永教邊塞絶烽烟列仙功業只
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題罷連臂入西山時人皆見躡
虛而行自此更不復出其丁將於酒樓上醉醒懷内得
紫金一十兩其金並送在淮海南城縣後人開其墓只
見蘆蓆兩領裹爛牛肉十餘觔臭不可近餘更無別物



熊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着道服稱伊尊師熊嘗於頂上患一癰癤疼痛不可忍伊尊師含三口水噀其癰便潰並不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親覩其事非謬說也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雲華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

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奥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

在軀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緑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擦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瑶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

雅云西王母曰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眞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黄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

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烏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兾翦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即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

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眞凡得道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

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勅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萃之士使造父為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出集仙錄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來得道總統真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已為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以天厨筵宴畢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慇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中其後漢宣

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錫之命為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册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真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宫以宴茅君焉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偉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册固為定籙君衷為保命君亦侍貞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

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緑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緑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勑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瑞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内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出漢武內傳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

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峰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斲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巘之巓顧盻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化遊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

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為雲華上宫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貞與道合體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

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後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瑶宮瓊闕森然既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關天馬啟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瑶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發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為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

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浮乎上而濁衆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為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道非物不可存也非修

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至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入

太微則雲輪上往神武抱關振衣瑶房邀宴希林左招
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眄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駟龍遊
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人奉衛山精伺迎動有八景玉
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
將欲越巨海而無飈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阢塗而無
所釁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
將欲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
亦將授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斷馘千邪檢

馭羣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也吾所授寳
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
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
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寳文以授禹禹拜受而去又得
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
州而天錫玄珪以為紫庭真人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
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
館作陽臺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賦以寓情荒淫穢

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有槁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為所汚楚人世祀焉出集仙録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

瓀珉之膏餇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
時香風欻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
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
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塵未足加焉其舞一名縈塵
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
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
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
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鋪地厚

四五寸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即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為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為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太平廣記卷五十六

太平廣記卷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蕚緑華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羅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糺天曹之違錯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遊逸委官廢事有司奏

劾以不親局察降主事東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為賊所傷殆死夫人見愍問之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腑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傷外此將死之厄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扣頭求哀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絶創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

當自展駕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亦可隨
去否君賢乃易姓名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
入東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絶重岩深隱去
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竒瑋人跡所不能
至明生初但欲學受金創方既見神仙來往及知有不
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
及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
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戯調親接之明生心堅靜固無邪

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麟駕虎豹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廚食殽果香酒奇漿不可名目或呼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婉妙夫人亦時自彈琴有一絃而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於數里衆鳥皆聚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殆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

去亦不道所往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着雲光繡袍乘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衣領帶玉佩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龍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錦被褥紫羅帳帳中服玩瑰金盃玉玄黄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亦不敢發視其文唯供灑掃守巖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肅夫人歎而謂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靈氣

終莫之廢雖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固非汝所得聞縱或聞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昇天者矣明日安期當來吾將以汝付囑焉汝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駮麟

着朱衣遠遊冠帶玉佩及虎頭般革囊視之年可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可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拜揖甚敬自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厨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夫人遊安息國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殊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棗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識運厄之紀別當諮太

真王夫人令既賜坐願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九氣之孛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運所鍾聖人所不能禳令大厄猶未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隆凶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俱已經見所以相問當是相試耳然後是司陰

君所局夫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自燋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減滄溟成山連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逹期運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煩於省察司命亦疲於按對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衝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氣蒸於山澤流沙塵於原口於是四海俱會羣龍鼓舞尒乃須甲申之年將飛洪倒流令水母上天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飛陰風以撓蒼生注玄流以布遐邇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終九載

之暮既得道之真體靈合妙至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眄山陂遊浮岳而視廣川乘玄鴻以湊州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嗟之間忽焉便適可以翔身娛目豈足經意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為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訓昔遇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穢未靈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有得尒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單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肝膂不注其眼唇口不辨

其機盖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諾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此方於漢成丈人此則先師之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要當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闚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會玄丘覩九陔之礨硌望弱水而東流賜酣玄碧之香酒不覺高卑而詠同當開尊茇靈蘇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雲天解形萬變上為真皇此術

經妙蓋約於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識捨近而從遠棄逕而追煩實思聞神方之品第願知真仙之高尊苟畢降有時非所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闚闟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胎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

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此皆九轉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號天九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學彼知金液已為過矣至於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君雖得道而久在世上囂濁滓於正氣塵垢鼓於三尸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遡扶桑而謁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諭何况下才

而令聞其篇目耶安期有慚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乃爾信駭聽矣因自陳曰下官曾聞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虚鏡無鑒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見乎如暫覩盻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宏今之功無代非分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漱龍胎於玄都之宫試玉女於衆仙之

堂天事靡鹽將侯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經也君能勤正一於太淸役恒華而命四瀆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王屋則眞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無為屈逸駿而步滄津損舟檝而濟溟海矣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鑒悵懷感慨亢極之災可避而不可禳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杳杳乆爲地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

潔避甲申於玄涂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為尒盡君將最之妾期長跪曰今日受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得復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我亦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勗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負笈入女几山夫人乗龍而去後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而昇天出神仙傳

萼緑華

萼緑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顔色絶整以

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黄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緑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脱各一枚條脱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

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為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榷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出真誥

太平廣記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静黙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

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闚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强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彦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彦後為脩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麤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裒來降裒謂夫人曰聞子密緜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

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兒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

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為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别宫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為太帝所教使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為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為

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為簡青玉為字至華存則為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實

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鐘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唳之簫清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將

亂携二子渡江璞為庾亮司馬又為溫太真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遐為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

而去經入陽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别真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為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宫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

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

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王宇然後各别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飷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

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昇帝闕披寶嚼青論九玄之逸度沉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朗高譚玉清今則廻靈塵

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斯蕩散念且慎之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

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困煩以領無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恬心消豁𦽅念疾閑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虫出户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黄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

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没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

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䰟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錬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錬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䰟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録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

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茍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

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慍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無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緑軺上真宴瓊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

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預使介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跡殆平有女道士黄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為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𤣥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歴三年戊申魯國公顔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出集仙録及本傳

太平廣記卷五十八